

# 托克维尔 回忆录

【法】托克维尔◎著 傅国强◎译

我在沉思，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奇妙的时代……

Souvenirs de Alexis de Tocqueville

# 托克维尔回忆录

[法] 托克维尔 著 傅国强 译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托克维尔回忆录 / (法) 托克维尔著 ; 傅国强译

. -- 北京 : 中国画报出版社, 2013.6

ISBN 978-7-5146-0805-2

I. ①托… II. ①托… ②傅… III. ①法国—近代史  
—史料—1848 IV. ①K565.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95176号

托克维尔回忆录

---

出版人: 田 辉

编 著: (法) 托克维尔

译 者: 傅国强

责任编辑: 罗平峰

出版发行: 中国画报出版社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33号, 邮编: 100048)

电 话: 010-88417359 (总编室兼传真) 010-88417409 (版权部)

010-68469781 (发行部) 010-88417417 (发行部传真)

网 址: <http://www.zghbebs.com>

电子信箱: [cpph1985@126.com](mailto:cpph1985@126.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海外总代理: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监 印: 傅崇桂

开 本: 16开 (710mm × 1000mm)

印 张: 14.75

版 次: 2013年8月北京第1版 2013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6-0805-2

定 价: 26.00元

## 出版说明

托克维尔有三部传世之作：《论美国的民主》使他跻身法兰西学院院士之列，《旧制度与大革命》成为西方政治学经典，《托克维尔回忆录》则反映了这位天才学者的另一面。

在这部历史实录中，幽默风趣的语句随处可见，有的地方令人拍案叫绝。这种艺术效果，并非来自才子式的灵光一闪，而是因为学者的犀利使他对现实的荒谬之处洞若观火。这是一种坚硬的、沉重的、掷地有声的幽默，足以将某些人砸倒在地。

本书不是学术书，但可以帮助读者理解托克维尔的学术。毕竟，学术来自现实，没有现实的滋养，学术会干瘪、枯萎、不知所云。本书忠实而细腻地记录了1848年法国的二月革命：混乱不堪的战斗，沉重的苦难与无奈，千奇百怪的政客……你不得不笑，不得不担心，不得不慨叹，不得不思考。

由于讽刺了某些重要人物，如路易·菲力浦、路易·拿破仑、阿道夫·梯也尔等人，所以作者生前未出版此书。作者死后三十四年，即1893年，这本书才首次出版。

本书的翻译，参照了董果良先生在商务印书馆的译本，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 托克维尔小传

1805年7月29日，托克维尔诞生于法国塞纳河畔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托克维尔早期所受的教育，是由他父亲的家庭教师勒絮尔神父提供的。勒絮尔虽然用老式宗教来教导托克维尔，但是在其他方面却很纵容托克维尔，因此托克维尔视他为亲密的朋友。

托克维尔十六岁时，时任梅茨市长的父亲把他送进了梅茨中学，让他学习修辞和哲学。托克维尔阅读了大量的历史和哲学著作，尤其是帕斯卡尔、孟德斯鸠和卢梭等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受反封建、反教会的启蒙思想的影响，他的内心爆发了一场“地震”——一种“普世的怀疑”穿透了他原本满怀信仰的灵魂。

托克维尔中学毕业之后，父亲把他送到巴黎去学习法律。1827年，托克维尔进入凡尔赛初审法院，成为一名不支薪的调解法官，并在那里结识了时任检察官的古斯塔夫·德·博蒙。后来，托克维尔和博蒙成为好友，两人还合作写下了许多著作。

1830年，资产阶级因为被剥夺了选举权而大为不满，于是发动七月革命，推翻了查理十世，把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推上了王位。自由主义者借机取得了权力。可是，旧王朝势力尚存，仍然具有攻击力。

托克维尔是拥护新王朝的，为了躲避七月革命余波的攻击，就借法国酝酿改革监狱制度之机和博蒙一起向司法部请假，要求去美国考察当时很受欧洲各国重视的新监狱制度。当时的美国，人口从1800年的五百万一路增长至一千三百万。那里没有民族英雄，没有强人，没有贵族，也没有像欧洲那样错综复杂的上层建筑，却得到了如此迅猛的发展，所以欧洲各国都对它充满了好奇并且想了解它。托克维尔自然也一样，他和博蒙最终都获得了一年半的假期。

二人于1831年4月2日乘船离开法国，5月9日到达美国，考察了美国当时的大部分地区，与许多有名或无名的人有过交流，直到次年2月末才起程回国。托克维尔在考察时，运用了适合被采访者的问题，聆听、询问、追寻事实和真相，而不是单纯地统计他们对同一问题的反应。在考察过程中，托克维尔和博蒙合作写成了《美国监狱制度及其在法国的运用》。在美国的九个多月时间里，他们名为考察美国的监狱制度，实为考察民主制度在美国的实际运用。

回国之后，托克维尔辞去助理法官一职，改行做了律师，并根据他在美国考察时的见闻开始写《论美国的民主》。1835年1月，《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出版，它讲述的是美国的政治制度，在美、法两国取得了轰动效果，为托克维尔带来了名誉。这一年，托克维尔刚好三十岁。

《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出版后不久，托克维尔迎娶了英国女子玛丽·莫特莉。玛丽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清教徒，并不是贵族，可是托克维尔还是违背了家族的意愿而娶了她，因为她就像托克维尔所说的是“唯一一个对我了如指掌的人”。

1836年，托克维尔承认自己继承了帕斯卡尔、孟德斯鸠、卢梭的思想，内心充满了对自由的渴望。1839年，托克维尔开始负责殖民地废奴事务、社会改革和狱政改革。1840年，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下卷出版，它对美国的民主进行了社会学分析，表达了作者的政治哲学和政治社会学思想，却反响平平。

托克维尔虽然非常鄙视当时的七月王朝（1830~1848），可他还是

跨入了政界。1842年，托克维尔当选为芒什省的议员，既维护自由贸易，又支持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化。1848年，二月革命爆发，七月王朝被推翻，法兰西第二共和国（1848~1852）建立。托克维尔因为支持对共和国总统的选举普选权，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参与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新宪法的起草。

在二月革命爆发后不久，托克维尔就意识到劳工和贵族之间将会爆发一场血腥的冲突。事情果然如他所料，劳工和贵族的矛盾引发了1848年6月的大暴动。托克维尔与保守派联合起来镇压暴动，与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和劳工对抗。

1849年6月，托克维尔担任法国外交部部长。同年10月，托克维尔由于与总统拿破仑三世理念不合而辞职，但是仍然担任国民议会议员。1852年12月，拿破仑三世发动政变，下令解散国民议会。托克维尔与其他议会代表齐聚巴黎以对抗政变，却被拿破仑以“叛国罪”为名逮捕。托克维尔由于知名度高，次日就被释放了。拿破仑三世不但解散了国民议会、逮捕了所有反对他的议员，还血腥地镇压了巴黎无产阶级的反抗，并建立了专制的法兰西第二帝国（1852~1870）。托克维尔对政治日益失望，逐渐淡出政治舞台，与妻子一起隐居在位于诺曼底的托克维尔家族城堡，专门从事写作，并逐渐认识到自己善于思想却不善于行动。

隐居期间，托克维尔忍受着可能杀死他的肺结核病的痛苦，写下了《托克维尔回忆录》（1893）。这部作品详述了二月革命的内情，对当时包括路易·拿破仑在内的许多大人物都进行了非常尖锐甚至刻薄的评述。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这部作品直到托克维尔死后三十四年才首次出版。

1856年，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首次出版，它浸透了托克维尔对法国命运的深沉思考和对专制政权的强烈仇恨。托克维尔虽然明知这部作品会引来一些人的仇恨，可他还是坚持决定继续撰写《旧制度与大革命》下卷，却最终因病于1859年在戛纳病逝，享年五十四岁。

托克维尔一生短暂，著述也只有聊聊几本，可是几乎本本都是经典，使他成为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在世界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生在欧洲从贵族社会向民主社会过渡的时代，又身为贵族，托克维尔显然对贵族制度的衰落有些伤感，可他同时也能高瞻远瞩地看出贵族时代即将成为历史。他认为，要建立一个新国家，必须有一个全新的政治理论，美国作为一个新大陆国家，其政治制度和国民都充满了活力，值得学习。为了从美国这个新世界的民主制度中寻求有益于法国的良药，托克维尔写下了《论美国的民主》。

《论美国的民主》这部作品，首次对美国的政治制度、文化和民情进行了社会学研究，是第一部论述民主制度的专著，也是十九世纪最著名的社会学著作之一，为托克维尔赢得了世界声誉。在这部作品中，托克维尔以他那敏锐的洞察力观察了美国的民主制度，赞扬了民主制度在美国取得的成就，但是也对美国可能出现的暴政提出了警告。这部作品的基本思想，在于承认古老的贵族制度必然衰落，认定平等和民主的发展势不可挡。托克维尔在其中说：“十七世纪，一批移民在美洲定居下来，他们没有遵循欧洲其他国家的旧原则，而是把民主移植到了他们的生活当中。在前进的过程中，他们逐渐以法律形式将民主固定下来。”“我确信我国民众早晚也会像美国人民一样拥有平等的社会地位，但是我不能由此断定我们能取得美国所取得的政治成就。”“我去美国考察，除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之外，还希望能够从美国找到可供我们借鉴的经验教训……我所探讨的，除了民主的外形之外，还有民主的意念、特征、偏见和激情。我想搞清楚民主到底是什么，这样我们才能够知道应该对它抱有什么希望，并尽量回避它的危害。”

孟德斯鸠关于平等和自由不相容的思想，被托克维尔继承下来。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托克维尔表示，自由在每个社会都存在，只是其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平等则是民主社会追求的主要目标，追求自由并不等于追求平等，二者在民主国家甚至是不相协调的。托克维尔还认为，



民主可以适当地平衡自由和平等，兼顾它自己和社会的发展。在托克维尔看来，在民主时代，由于大家都是平等的，所以谁也不必信赖他人，这么一来，人们就会对公众的判断怀有无限的信任，并将其视为思想和行动的唯一指南，进而导致人与人之间相互孤立，而且越来越多地把自己的事情交给政府处理，却没有意识到这种做法的危险性——导致中央集权的出现。不过与贵族社会相比，存在诸多缺点的民主社会总体上说还是有利于人类的，因为它将会使大多数公民得到更大的幸福。当时，美国制度才刚刚创立不久，可是托克维尔却洞察了美国民主的优缺点，不得不令人佩服。《论美国的民主》这部作品也时刻提醒我们：任何政体都不是绝对善良的，民主政体自然也不例外，而且民主是有条件的。

无论从政治哲学还是文学角度来看，《论美国的民主》都是值得人们关注的。所以，该书上册刚一出版，就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使托克维尔名扬海外。这时的托克维尔，希望能够借这部作品赢得同胞的认可，进而取得高官，以便于他利用职权之便在法国推行他从美国学到的经验，可是这一希望却落空了。

身为贵族，托克维尔并不拒绝贵族出身带来的一切优势，但他拒绝使用伯爵头衔，还亲身参与民主实践，并且为了推行民主而进入政界。当时，进入政界是一件令人望而却步的事。法国大革命之后，法国政府经历了一系列痉挛似的颠簸：封建君主专制被废除、君主立宪制建立、以中小资产阶级为首的雅各宾派掌权、热月政变爆发、拿破仑帝国成立、波旁王朝复辟……如此频繁的政局动荡，给一切有从政意愿的人都带来了风险，也给所有关心政局的人带来了痛苦。许多作家和思想家为了能够轻松地生活，就以写作为借口，放弃了从政。可是托克维尔不一样，他终生都在为法国而感到痛苦，他为了能够推行民主，抓住一切机会亲身参与政事，甚至不惜因此而打乱写作计划。就拿1837年来说吧，托克维尔原本是可以写作《论美国的民主》下卷的，可他却去角逐下议院的公职了。这次参选失败之后，他又于1839年再次参加选举，终于当选，担任废奴委员会报告人。此后他又多次参与选举。

光荣地失败，是托克维尔作为政治家可以取得的最好成绩。在依靠从政推行民主无望时，托克维尔决定退出政坛，专门从事写作，写下了《旧制度与大革命》这部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伟大著作。托克维尔虽然身离政坛，可是他的心却一直关心着政治，而且在研究历史的同时还在教授哲学。

《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出版于1856年，它对不同的人来说可能有不同的解读。托克维尔早已预料到了这一点，因此非常担心它的命运，他曾写信给他的妻子说：“这本书不会讨好任何人。保皇派会认为它在丑化旧制度，虔诚的教徒会认为它不利于教会，革命家会认为它表达了作者对革命的华丽外衣的漠视……只有少数热爱自由的人喜欢它。”这本书会如此复杂，原因之一是法国大革命本身很复杂。法国大革命虽然以追求平等为目标，但它在摧毁王室和贵族的同时，也摧毁了信仰等有价值的东西，给法国带来了混乱，以致法国不得不靠独裁统治来结束这种无序状态。因此，许多历史学家都认为法国大革命是丑陋的。托克维尔看到的远远不止这一点。

在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诸多看法中，有两点特别值得关注，一是革命所毁坏的一切会在革命之后恢复，是不过形式变了而已。就拿中央集权制来说吧，它早在旧制度中就已经存在了，并不是大革命的独特产物。二是法国大革命并未发生在压迫最严重的领域，却发生在压迫相对较轻的领域，因为公众在经历了长期压制之后若突然被放松，那么这时哪怕有一点点压迫都会令他们觉得无法忍受。比如，路易十四时期，人们已经习惯了残暴统治，所以并没有起来反抗。路易十六上台之后，放松了对民众的管制，进行了一些颇有成效的改革，可是公众却变得无法忍受起来，最终将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为什么减轻人民负担反而激怒了人民呢？托克维尔认为，这与法国大革命之前的一个奇特现象不无关系。当时，政府官员作为特权者，喜欢对着人民高声议论那些残酷制度和不公正行为，并揭发政府的种种罪恶，还惟妙惟肖地描绘出人民的苦难，试图以此来缓解民众内心的苦痛，结果却使民众怒气冲天。

官员们不懂得，正是这种同情和关注，才使得法国民众的怒火和欲望被点燃，而庞大的旧制度又不可能一夜转型，民众只好靠反抗来平息这股怒火，并努力改变这种被压迫的地位。

对财富的快速增加，托克维尔也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他说：“一方面是民众发财的欲望时刻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政府不断刺激这种欲望可同时又将它扑灭了，这么一来，一场浩劫怎能避免？”这一政治理论在今天也具有借鉴意义，这也是《旧制度与大革命》经久不衰的原因之一。

身为社会科学家，托克维尔是冷静、理性而又客观的；身为人文学者，他又充满了热情、理想和信念。托克维尔把这两者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他自己的学术气质——同时兼顾学术研究和切实寻找出路，而这是许多人都无法做到的。许多学者都只能执其一端，要么为了寻找出路而沉迷于学术研究，要么置学术研究于不顾而盲目行动。

由于生在与旧体制息息相关的贵族家庭，托克维尔在蔑视荣誉的同时又追求荣誉。不过，他也信仰自由，并与新制度结下了不解之缘，希望人们的生活都变得美好起来，并为此付出了行动，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

# 目 录

## · 第一部分 ·

第一章·····	3
第二章·····	15
第三章·····	23
第四章·····	30
第五章·····	38

## · 第二部分 ·

第一章·····	55
第二章·····	62
第三章·····	69
第四章·····	77
第五章·····	86
第六章·····	95
第七章·····	101
第八章·····	111

第九章·····	118
第十章·····	133
第十一章·····	143

· 第三部分 ·

第一章·····	159
第二章·····	168
第三章·····	182
第四章·····	194

## 第一部分

托克维尔写于1850年7月。

## 第一章

我暂时脱离了公共事务，而且，由于健康状况的不稳定，也无法从事连续性的工作，只好利用这段独处的时间，对自身进行一番回顾——或者说，通过我的视角，回顾一下那些我参与过或目睹过的事件。我认为，回顾这些事件，对我曾经看到过的一些当事人进行一番描述，是利用这段闲暇时光的最好办法。如果可以，我将把这个时代纷扰动荡的局面真实地记述在这部回忆录里。

在下定上述决心的同时，我还下定了另一个需要我坚持做到的决心，那就是：这部回忆录并不是文学著作，只是属于我一个人的精神消遣。它不是一卷将要公布于世的画册，只是以自我消遣的态度观察我自己和同时代其他人的一面镜子<sup>①</sup>。为了保证写作的自由，既不炫耀自己，也不取悦别人，我没有让任何人知道我在写这部回忆录，即使是最要好的朋友也不知道。我将如实地披露和解释我本人、我的朋友以及其他的人，是因为什么目的才有了相应的表现的。总之，为了保证回忆录的真实，我只能选择保密<sup>②</sup>。

---

① 这样的回忆不可能不是反映缺点的镜子。在我的回忆中，我没有回避一些人的缺点，当然，我也暴露了我自己的缺点。希望他们不要看到我的回忆，他们能做到吗？只要是当面对朋友或者当众对自己的描述，都不可信，只有不想让别人看到的自画像才是可信的。——作者注

② 我为自己确定的唯一的目的是独自享受回忆带来的快乐。这种快乐来源于对人的真实行为的深入了解，来源于对现实中的善恶人性的观察，也来源于对人的理解和判断。——作者注



我不打算记述发生在1848年的那场革命<sup>①</sup>之前的事情，也不准备谈论1849年10月30日我辞去外交部长一职之后的事情。我将要叙述的在这段时间发生的事件，在某些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或者说，站在我的角度上能够更好地审视它们。

尽管不久之前我还是七月王朝<sup>②</sup>的议会议员，但在记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还是感到吃力<sup>③</sup>，因为我必须清楚地记录已经记不大清楚的事情。在回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的思绪就像困在了迷宫里，被细小的琐事、无关紧要的思潮、隐隐约约的热情、个人的观点和矛盾重重的设想所纠缠，事实上，那个时代的社会活动家的生命就是在这座迷宫里耗尽的。我能做到的，只能是回忆和记述那个时代的一般情况。因此，我总是以恐惧和好奇的心理回忆它，然后辨别出那些能够说明它的特点的特殊情况。

无论是从长远的角度还是从整体的角度看，1789年到1830年间的法国历史，给我的感觉就像是，旧制度的传统、回忆、希望和贵族阶级与中产阶级领导的新法兰西之间发生的长达四十一年斗争的画卷。我认为，1830年的到来结束了我们的诸种革命（不，应该是我们的革命）的初始阶段。虽然革命的机遇和热情不同，但它都只是一种革命。我们的父辈见证了它的兴起，但是从它目前的表现看，我们是无缘见证它的完结了。

1830年，中产阶级取得了全面的、决定性的胜利，使旧制度的一切被永久地破坏了，一切政治权力、豁免利益和特权，全都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在这个狭小的群体里，权力和利益堆积如山。掌握权力的人只有资产阶级，比它更高的阶级被理所当然地排除在权力阶层之外，比它更低的阶级在事实上也被排除在外。他们是法国社会唯一的主管，也可

---

① 1848年的那场革命：即发生在1848年的二月革命。

② 七月王朝：即法国的奥尔良王朝，始于1830年的七月革命，1848年之后被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取代。七月王朝的第一位国王是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因此又被称为奥尔良王朝。

③ 我承认，我的正直不是天性，而是坚持真理。我一向认为天性都是好的，它让我觉得，当我生活得很乏味时，发现这样的生活是很困难的。——作者注